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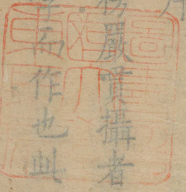
4120-043

序

楞嚴實攝者非眼先生津梁後  
學而作也此經之解多矣何復

煩此曰經者西方聖人談道之

書也夫聖人之書與是聖人之



C40  
4514  
(28)



C 40-4514



B 64853

序

楞嚴貫攝者非眼先生津梁後  
學而作也此經之解多矣何復  
煩此曰經者西方聖人談道之  
書也然聖人之書原是聖人之





言聖人之所言者誠與世人不  
同而其言之有倫有脊為呼為  
應一字一句定有銷歸幾段幾  
章自相鈎鎖則必與世人之言  
同而尤詳盡者也如是則後世

之讀經者必盡曉聖人之言而  
後能得聖人之意尤必如面聆  
聖人之語而後能會聖人之言  
故文人之技去道遠矣而有時  
妙用其長震於鐘鼓而朗於日

月當亦大覺所為破顏微笑者  
也然則古德時賢紛綸諸解豈  
猶有所未足歟曰其用不同也  
夫車舟岐於燕吳而裘葛分於  
寒燠非有優劣存焉而適宜則

固逕庭矣諸師之解抉微剖密  
各有專長而或申其義或未體  
乎詞求其呼應分明脉絡通徹  
盖未易數數然矣先生此編顧  
盻生情宛轉會義盖有出於諸

師之外而補其所不及通其所  
未了者夫脩多羅蓋亦多矣而  
佛頂獨為尊勝不止破顯盡致  
堂室窮幽半滿邪正之厯厯分  
明良由房相運筆文字入妙遂

今乾竺與義白日中天則先生  
此編固調御所囑累而清河之  
功臣也夫文之載道也固矣而  
道未明亦有二端焉義學龍象  
非曰乏人而外典之博涉未深



故下筆時有齟齬求其一一文  
從字順虛實咸宜即古德往往  
有遺議至於宗門直指自詫不  
落言詮恐一傍語言便成教相  
不屑為青龍疏鈔而翻留心李

杜韓歐之業區區與文士爭長  
是可恠也苟謂筆墨在真如之  
外彼地水火風且已兼收者何  
故苟謂般若在語言之外此方  
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調御於斯



不話墮乎夫千里之流一曲偶  
闕則不貫一闕之奏抑揚不盡  
其致則曲不成而况聖人精微  
之語寧可鹵莽遇之而托於卓  
犖觀大意以免玩物喪志之譏

乎彼諸君子之論夫固有為言  
之也盖古人間出之資與忘言  
之教固有斷章取意而有會者  
矣固有一字一句而磕着築着  
者矣固有郢書燕說而獲大益

者矣不止是也即以本經言之  
固有知見立知句讀錯斷而証  
入者矣更以禪宗言之固有聞  
挽歌艷詩而桶底脫然者矣不  
止是也以他方世界言之固有

以飲食香臺而作佛事者矣即  
捧喝猶為鈍置而况語言乎然  
以言乎一人之悟殊方之法則  
可而欲以投娑婆之機演大雄  
之法舉先聖人耳提面命之言

一一令千百年之後之人順乎  
耳而決乎心飽性海之瑤波睹  
義天之朗曜當在此不在彼也  
明矣不佞卒業斯編不覺忻然  
合掌曰佛頂光明復爍四天下

矣蓋脩多羅之義震旦譯云契  
經上則契諸佛之理而下亦必  
契衆生之機故也經之為義曰  
貫曰攝貫穿所說至道攝持所  
化衆生故也先生此編彷彿者



經書講章之例為之以必肖必  
透為則其理契先佛者既已擇  
取諸師之妙解而用之至於語  
言如生允貫允攝以俯契群機  
者向來得未曾有視紫牀講錄

尤為盡善當與大圓張尚書金  
剛義趣廣演並有千秋無疑矣  
交光之後復榮竒勳是可喜也  
不佞每訝井絡之墟宗風不墜  
昭覺大師以比丘身現內江相



國以宰官身現今先生又以淨  
名龐老鼎足其間皆可云優曇  
華迦陵音矣此編行世六字同  
風人共知金色頭陀方在雞足  
山中護持佛衣俟面授補處菩

薩豈知慶喜尊者亦方於獅子  
座上現在結集佛語不惜更下  
註脚慈悲末法衆生乎  
康熙丁未一陽月長至日

宗人府丞前吏部左侍郎兼國

史院學士東蒙高珩拜撰



序 餘觀外音圖終雜繁簡不同

瞿曇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  
世四十九年廣宣妙諦窺其義  
蘊幾於入海算沙而蓮華楞嚴  
尤爲教乘至寶然蓮華爲佛全  
身而楞嚴爲佛之頂則以此經

究竟堅固始乾慧以迄等覺莫  
不因頂薰修直踏毘盧頂上爲  
大覺最尊勝之法蓋作佛之津  
梁而蓮華之精要也開佛知見  
舍此蔑由所以自天台以來前  
賢接踵代有闡發雖繁簡不同

而婆心則一大約以貫諸說之  
統宗攝羣倫而加被爲不失瞿  
曇氏說經之旨焉迨別傳東來  
宗教互詆宜鑒大師一見龍潭  
燒却青龍疏鈔以爲窮諸立辯  
若一毛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



一滴投於大海於是纔涉言詮  
便成剩義而瞿曇氏密因修證  
了義菩薩萬行同圓非說可說  
之妙幾有故紙置之者矣嗟乎  
根有利鈍機有遲疾苟謂單提  
別傳便可盡廢義學則瞿曇氏

纔離兜率便當以雙趺公案徑  
示飲光何爲橫說豎說頻轉佛  
輪若是其不憚煩而從上先德  
又何以有日處虛空之喻乎甚  
矣弘經功德度越恒沙或緇或  
素不一其人大約親承薊記隨



遇現身使慧炬常然佛幢不倒  
苟非乘風願力詎能措一辭哉  
若乃以文人之精思快筆疏調  
御之與談以世書之章句段落  
分貝多之脉絡喻諸決流源源  
歸海譬如理機絲絲入扣辯才

無礙顯密全彰求之今日則非  
眼先生其人矣先生宿學巨儒  
隱居著述尤邃五家宗旨遂輯  
楞嚴貫攝一書篇帙之成需之  
二十七年之久蓋用志專勤欲  
以一人之精力抉萬類於迷津

仁哉其卽瞿曇氏之用心乎篇  
中以佛言語證佛智慧不卽不  
離有倫有脊真乃無所不貫無  
所不攝蓋先生於此經始得會  
解繼見合轍又因離公得讀正  
脉而終取材於竟陵之如說可

謂集衆腋以成裘錯五采而施  
繪矣至於就簡刪繁直截貫串  
剖抉微奧開卷了然予小子讀  
而快之如覲優鉢羅華雖欲不  
歡喜讚歎不可得也遂因先生  
之命而爲之序





經者固多解楞嚴者尤多然或  
條分縷析曲證旁稽而反乖於  
融通渾一或拘文敷衍數墨循  
行而遂流於支離浮蔓則又不  
如無解此達大師所以勸人專

讀白文也自解楞嚴以來唯天  
如十家會解盛行於世迨一兩  
法師合轍出而生面別開至交  
光法師正脉出而奧義闡盡雲  
棲蓮老搭衣禮拜閣筆不註有



以也其後鍾伯敬賀中男又約  
正脉之旨而著為如說頗出新  
意了庵居士乃滙諸家而以吾  
儒講章之法編之初名貫攝改  
名說通嗚呼備矣予得而卒業

焉見其痛掃科掇之葛藤獨標  
直捷之妙義而精神全在承接  
過脉中使十卷如一卷一卷如  
一句一句如一字昔之開卷而  
欠伸欲睡者今則愈讀而津津

有味若唯恐其速盡也所謂借  
解存經而一解衆解者不其然  
乎若夫居士以再來人弘三教  
緒澡身如霜枝雪幹淬品如潭  
月松風其深脩密煉在語言文

字外者高徐二先生既言之予  
奚贅焉

康熙辛未秋八月

賜進士出身雲南道御史奉

差巡視兩浙鹺政關中通家世

弟熊焯 拜書



編輯始末

余庚辰歲客京師始閱楞嚴會  
解閱凡再僅窺其大意而已丁  
亥避亂於梁山之金城寨又得  
會解讀之稍復通曉於時竊有



願焉顧安得淹貫明白若儒家  
之講意者以廣引末學乎戊子  
冬隨集仙宗兄過達州之漢城  
寨忽得合轍一卷於斷殘經帙  
中取而誦之心開神躍曰此可

爲講意資糧矣而全本亦未見  
也已丑至嘉陵叅離指和尚云  
有合轍全本庚寅乃求得而卒  
業焉則又躍然歎未曾有和尚  
謂余合轍固善不如正脉之尤

善也余又求正脉讀之初苦其  
科掇煩碎屢閱屢寘及觀其簡  
識取根不用天台止觀種種卓  
見高出羣疏相傳蓮師初見此  
本望北焚香搭衣禮拜良有以

也而余之講意可以編矣爰取  
正脉合轍二書研味參伍用經  
書講章之例融會而編之分章  
過脉聯絡照應必肖先佛口脛  
必透後學心胸而繁碎科分槩

從芟去大約取正脉十之六合  
轍十之四而余間有管窺亦附  
十之一焉權輿於辛卯正月告  
竣於壬辰九月書成凡十卷敬  
質之離和尚和尚不以爲謬而

令存其草本以待緣而梓焉順  
治庚子余就養復入都門此本  
尚留嘉陵未之携也偶於報國  
寺集得如說一函閱之書成於  
鍾伯敬賀可上兩居士大約亦



本正脉而叅以新裁往往妙合  
佛旨至丁未春次男如淮來自  
嘉陵乃緘余草本至宛然故舊  
重逢喜可知也於是復加較定  
而以如說叅之蓋前後二十七

年而大願始畢可以無憾矣至  
於剞劂流布予未敢必適同鄉  
高平令白君田生讀而善之首  
捐百金倡刻三卷而唐謝兩君  
和之吾兒又卒成之閱半載而

十卷皆完其序則天官少宰高  
念東先生椽筆先生今之張無  
盡也聖典託名敘以傳不尤幸  
乎爰記其始末如此俾後之覽  
者鑒弘經之不易而勿加輕褻

云爾

昔

大清康熙七年戊申秋八月朔  
旦白衣戒弟子劉道開題於  
燕臺之鴻雪堂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Table with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and two red seal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The top seal is a square seal with the characters '聖賢' (Shengxian). The bottom seal is a square seal with the characters '吉聖' (Jisheng).

表悞疏意

伏以

佛法廣大。踰上哲莫究其津涯。

經義淵微。豈下愚可得而詮註。聊因前人之緒論。薄

効編纂之寸長。既勒成書。理宜申

告仰干

獅座

俯鑒螭忱。言念弟子。劉道開。蠢蠢凡夫。茫茫業識。幸

植善根於宿世。獲觀

楞嚴貫攝 表悞疏意



妙興於今生。憶讀楞嚴。起於庚辰之歲。及編直解。乃  
在辛卯之年。閏兩載而始成。盡去摛料之瑣碎。  
滙羣言而拔粹。務求脉理之貫通。揀識取根。不  
用天台止觀。芟繁就簡。例同儒氏講章。開卷了  
然。初學既便。其易曉。循行罄爾。鈍士不苦其難。  
知藏筈篋者。有年。待剖胸於緣會。憑仗  
韋陀之願力。默牖檀越之信心。信官白良玉。倡刻三  
卷於前。信官謝速度。助刻兩卷於後。餘則弟子  
道開借男信官如漢  
貢生如淮隨力措辦。用襄厥成。計工

資奩百餘金。裝善本一函十卷。殺青已峻。稽顙  
告成。爰卜本月朔日。祇就抄喜庵。延僧設供。云

云伏願

弘慈灼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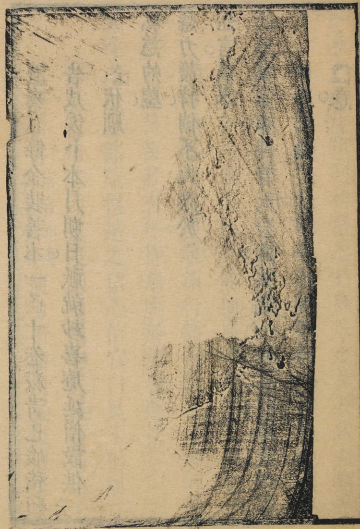
慧力護持。倘不大謬於

聖言。尚求

陰導其流布。俾普天合識。共遊一六之門。率土孕靈。

同躋圓通之域。弟子道開不勝翹誠悚慄之至。

謹意。



楞嚴說通卷一

巴郡居士非眼劉道開纂述  
成都沙門離指方 示鑿訂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大佛頂三字。若據他經。卽是佛身三十二相中之  
無見頂相也。若據經顯義。是指菩提涅槃元清淨  
體如來藏心言也。由此心體。含吐十虛。彌綸萬有。  
爲大覺最尊最勝之頂法也。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者。不變名如。隨緣爲來。小乘如而不來。凡夫來而

不如唯我大覺亦如亦來。故名如來。獨知獨見之謂密。出生聖果之謂因。磨鍊治習之謂修。忘心默契之謂證。無不究盡之謂了。不落言思之謂義。謂大覺依此項法爲因。而實修實證。障盡惑空。因窮果滿。能事已畢。更無餘事。一義皆了。更無餘義。故曰如來。密因修證了義也。諸菩薩萬行首楞嚴者。首楞嚴。此云究竟堅固。謂始從乾慧。以至等覺。皆以此項法爲因。而修萬行。分斷無明。分證真理上。歷聖位。踏佛階梯。以至事事得成。堅固也。除諸佛

菩薩其餘出世小果。治世聖賢。雖亦各有悟入。依稀彷彿。窺見一斑。類皆坐在相似覺中。以不能空五蘊。銷六根。盡五住。超三死。未超心量。未至圓極故也。經者常也。作終古之常規。爲佛證之後。焯故也。○一大。二佛頂。三如來密因。四修證了義。五諸菩薩萬行。六首楞嚴。七經也。第一大者。稱讚之詞。具洪濶。包含周徧。衆多深奧。元始恒常。超勝八義。二佛頂者。法華爲佛全身。此經爲如來頂。顯斯經爲法華中精要之義也。三如來密因者。如爲本覺。



來爲始覺。本始究竟。名如來也。曰密因者。取如來在凡夫時。於六根門頭。頓悟圓湛。不生滅妙明真心。此心爲四科七大根本實性。具足三如來藏全體大用。本來是佛。豈惟但是因性。亦乃卽是果性。以諸如來無別所證。乃至證時。更無毫髮增添。所謂從初發心。卽成正覺也。所以爲最密者。以此卽是二根本中真本。所謂識精明元。菩薩涅槃。元清淨體。佛言一切衆生。不成無上菩提。皆爲不達此本。錯亂修習。至後偈中。又言常不開演。足顯根中

所具如來藏性。乃是難測難知。最深最密之法。經文首從請定。至四卷身意輕安。得未曾有。卽此密因也。然此一段。卽是阿難所請三名中妙奢摩陀。以此三如來藏性。卽是自性本定。而頓悟了達於茲者。卽微密觀照故也。四修證了義者。以前段全彰自性本具。天真現成。然旣曰密因。豈礙修證。是故雖欲藏性之已知。更喻華屋之未入。由是開決定義門。示解結次第。蓋必解六結而越三空。方爲了義之修。獲二勝而發三用。方爲了義之證。然謂

之了義者。有二義。一者。用根不用識。故。蓋用識。則以生滅爲本修。因。如蒸沙作飯。畢竟不成。常住菩提。故非了義。用根。則以不生滅性爲因地心。如依金作器。決定能成。無上菩提。故爲了義。又用根已爲了義。而特選耳根。更爲了義中之了義。以其起二十四聖。而獨妙。爲十方三世諸佛。一路涅槃之要門也。二者。從性起修。因該果海。故。蓋依密因。無修證果海中。不妨幻修幻證。故修而無修。非事相之染修。證而無證。非新成之實證。故爲了義。而非

不了義也。經文自四卷後半。請華屋之門。直至七卷前半。百靈護呪。卽此了義也。然此一段。卽是阿難所請妙三摩提。以此耳根圓通。爲第一如幻三摩提故也。五諸菩薩萬行者。諸菩薩。卽本經分證諸聖五十五位之數也。萬行者。卽諸位中歷修之行。如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以至等覺。其行應無有量也。此之萬行。躡前了義。而更進深玄。要之根抵於三。如來藏。而歸極於無障礙法界。經文自七卷後半。阿難請位。至末結經名以前。

卽此萬行也。此一段卽阿難所請三名中妙禪那也。六首楞嚴者。大定之總名也。圓合上三別目。而爲一定全體。當知此定迥不同於常途止觀。蓋常途止觀。全屬功夫。此則不爾。涅槃經。佛自釋首楞嚴云。一切事究竟堅固。而古德卽明其徹法底源。不動不壞。細詳其旨。分明取自心本具爲首楞嚴。何曾取起心對境止觀爲定哉。七經者。是諸經通題。至於文詞之妙。本於如來精義巧辨。而加以房相潤色之工。極爲華藻流麗。妙合無盡。觀者研味。

自當得之。○賀中男云。經中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大佛頂也。得元明覺不生滅性。爲因地心。卽密因也。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卽修證了義也。二十五圓通。五十位真菩提路。卽諸菩薩萬行也。○大定有三義。一曰。此是妙定。正以本性自具。天然不動。不假修成。總在迷位動中。其體本然。故稱爲妙。不然。何以爲徹法底源。不動不壞之定哉。據此。則凡不卽性。而別取功夫爲止觀者。皆不妙之定也。二曰。此是圓定。正以此定不但獨取自心不動。乃



純萬法萬事皆悉本來不動爲一定體不然何以爲一切事不動不壞之定耶據此則凡不兼萬有而獨制一心者皆不圓之定也三曰此是大定正以此定縱在迷位尚本不曾動搖開解之後豈有出退當知此定自發解起行之後直至歷位成佛終無退出何況有壞不然何以爲究竟堅固之定耶據此則凡有入住出縱經長時皆不爲大定也

經科爲三分 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

○序分第一 有通序別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無漏大阿羅漢

序經之意若曰如是之法我從佛聞彼一時也佛在舍衛城祇陀太子林中須達布金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此諸人者皆是無欲漏無有漏無無明漏回心大阿羅漢而非定性聲聞可此者

佛子住持善起諸有能於國土成就威儀從佛轉輪妙甚遺囑嚴淨毘尼弘範三界應身無量度脫衆生

拔濟未來越諸塵累。試以大阿羅漢之德言之。以言其自利也。安住如來宮殿。掌握如來法印。能行法王令。能紹法王位。謂之佛子住持。而於欲有。色有。無色有。則善超之。蓋小乘以出三界爲超。不各爲善。今則卽三界而。出三界。非若昔日之畏三界如牢獄也。自利之德如此。以言其利他也。能於十方國土。成就三千威儀。成就已。亦成就人。非若昔日之耽寂滅。而不肯成就衆生也。又能助揚佛化。轉大法輪。荷擔家業。

妙堪如來付託之遺囑。非若昔日之不堪受是法也。又能身嚴心淨。三聚之戒。言爲世法。行爲世則。而大範乎三界焉。非若昔日之戒有漏缺。不能爲法於三界也。又能應身無量。度脫衆生。非若昔日之膠柱鼓瑟。無方便也。于以拔濟未來衆生。墮見刺者。拔之。溺欲泥者。濟之。使之超越乎汚根之塵。牽心之累。而不落陷穿焉。非若昔日之唯爲一身。如犛獨跳也。利他之德如此。此之謂回心佛乘之大阿羅漢也。鍾伯敬疏云。嚴淨毘尼一語。該上

下文義毘尼戒律也。在身曰嚴。在心曰淨。六卷之四清淨明誨七卷之安立道場總躡於此。見善超諸有及弘範三界數句皆以此爲根本。蓋以此經以戒爲重故也。

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訶目健連摩訶拘締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優波離沙陀等而爲上首。其名維何曰大智舍利弗。此云鷲子也。曰摩訶目健連。此云採菽氏也。曰摩訶拘締羅。此云大膝。卽舍利弗之舅長爪梵志也。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此

云滿慈子也。曰須菩提。此云空生也。曰優波離沙陀。此云塵性空也。是諸羅漢各有過人之能。出人頭地。故爲上首焉。○法華言授記成佛。却從二乘說來。而卒於一乘。故開經歎德。先言聲聞。而後及於菩薩。楞嚴言最初方便。揀却二乘聲聞緣覺。直斥之爲錯亂修習。列於十種邪見之末。蓋楞嚴始終止談上乘。不及其餘。故歎德處。直從無漏大阿羅漢說起。已是極頂之談。法華如宰相功成身退。追叙其作秀才孝廉假途託迹之由。楞嚴如蒙養



初學。其父師便教以立志作宰相。勿令豫作秀才。孝廉之想。所謂修證了義也。復有無量辟支無學。并其初心同來。佛所屬諸比丘。夏自恣十方菩薩。各夾心疑。欽奉慈嚴。將求密義。即時如來敷坐。宴安爲諸會中宣示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恒沙菩薩來聚道場。支殊師利而爲上首。不特此也。又有無量獨覺緣覺之辟支。真窮惑盡之無學。并其研真斷惑之初心。同來。佛所不謀而

至不約而親焉。是時也。適當諸比丘九旬坐夏。日滿解制。恣其自陳。以考九旬德業之日。十方菩薩。恣問決通心之所疑。欽奉如來攝物之慈。折物之嚴。且將更求密修密證之了義焉。即時如來敷展坐具。宴然安居。爲諸會中宣示幽深秘奧之法。于是法筵清淨之衆。皆聞所未聞。而得未曾有。似迦陵鳥之仙音。徧徧十方世界。恒沙菩薩。聞如來音聲。皆來聚集道場。文殊師利而爲上首。蓋此菩薩表根本智。爲擇法眼也。○休夏自恣者。比丘當初

夏時卽結制。禁足安居。不令乞食名休夏。亦名坐蠟。自恣者。是期滿解制之日。卽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也。自知有過。恣其自陳。自不知過。恣任僧舉。正是嚴淨毘尼之義。益顯戒爲重矣。

時波斯匿王爲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宮掖。自迎如來。廣設珍羞。無上妙味。兼復親延諸大菩薩。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佇佛來應。佛勅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

于是有舍衛國勝軍王。爲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

於宮掖之中。自己迎接如來。廣設珍羞。無上之妙味。敬之至也。又敬師及弟。兼復親延諸大菩薩。而城中復有福德俱隆之長者。清淨自居之居士。同時飯僧。佛以不能遍及也。乃勅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以慰衆心焉。通序竟。

唯有阿難先受別請。遠遊未還。不遑僧次。旣無上座。及阿闍黎途中獨歸。其日無供。卽時阿難執持應器。於所遊城次第循乞。心中初求。取後檀越。以爲齋主。無問淨穢。刹利尊姓。及旃陀羅。方行等慈。不擇微賤。

發意圓成一切衆生無量功德

諸弟子既已分應齋主矣。唯有阿難。自恣之前。先受別方之請。遠遊未還。無暇列於衆僧之次。當其遠出。既無上座。及阿闍黎。而防閑軌範之無人。及途中獨歸。不列僧次。則是日無供矣。卽時阿難。乃執持應量之器。於所遊城。挨門而乞。心中初求。最後檀越。未曾飯僧行施者。以爲齋主。無問或淨或穢。自利利之。王家以至旃陀羅之屠家。方行我平等之慈。不擇微賤。惟發意圓成一切衆生無量之

功德焉。殊不知纔有求心。便有分別。既有分別。便有淨穢。有貴賤。安能一目平等視之哉。故知初求二字。便是阿難走作處也。

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爲阿羅漢。心不均。平欽仰如來。開闢無遮度。諸疑謗。經彼城隍。徐步園門。嚴整威儀。肅供齋法。

所以發意行乞者。何也。蓋阿難已知如來世尊。曾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皆爲阿羅漢。一則捨貧從富。一則捨富從貧。而不均平。今我欽仰如來。昔日之



語。故發是意。一以開闡平等無遮無碍之慈。一以度衆人生疑生謗之口。蓋專向貧家。則富者疑專向富家。則貧者謗也。惟其如是。故於高門懸薄。次第循乞。經彼城外之隍。徐步國門之內。嚴整威儀。而肅恭齋法焉。觀此行履。便是可入淨。而不可入穢。可入佛。而不可入魔。可比丘。而不可菩薩。視金剛經中。如來着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舉動。自然中節。毫無勉強。不啻天淵之隔矣。

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媼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

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媼席。媼躬撫摩。將毀戒體。

爾時阿難。因乞食之次。既無揀擇。不覺經歷媼女之室。遭大幻術摩登伽。此云本性妓女者。用金頭外道所傳先梵天咒。攝入媼席。媼躬逼近撫摩。將毀戒淨之體焉。由尊者求心未歇。作意未忘。心未曾平。見何曾等。乃欲平等行慈。竟遭毒手。故知非得事事無碍者。斷不能入泥入水。平等行慈矣。○鍾疏云。阿難所發之心。正是耻小慕大。宛然方等。

法相。如人出門應舉。期中首選。中途遇盜。遇盜自  
遇盜。首選自首選。豈可以遇盜之故。云不當期首  
選耶。

如來知彼媯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  
俱來隨佛願聞法要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  
光中生。出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  
勅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銷滅。提獎阿難及摩登  
伽歸來佛所。

如來方在王宮。知彼媯術所加。阿難有難。於是齋

畢速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見佛不遑說法。異乎  
常儀。故俱來隨佛。願聞法要。於是世尊頂放百寶  
無畏光明。無善不具。故曰百寶。無惡不推。故曰無  
畏。光中出生千葉寶蓮。示此智光。爲萬行之本也。  
有佛化身。結跏趺坐。示此智光。爲諸佛之母也。佛  
不自說咒。令化佛宣說神咒。示此咒心。是不動智。  
必是不動佛說也。乃勅文殊師利大智慧人。將咒  
而往。以此咒力。加之媯根。如湯銷水。如明破暗。故  
令摩登媯火頓歇。阿難戒體如初。提撕獎勸。歸來

見佛焉。此上別序也。序分竟。

○正宗分第三

大科爲二。一是菩提涅槃根本。一是生死流轉

根本。

初科復分爲四。一見道分。二修道分。三證道分。

四結經分。

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  
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  
最初方便於時復有恒沙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

辟支佛等俱願樂聞退坐默然承受聖旨

此下見道分也。古人得一指頭禪終身用之不盡。

阿難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能免離摩登伽  
難。故知博學多聞若不真實證盡落冤家活計。

及對境風一吹便倒。皆由平日學力有餘。道力不

足。故因誤墮而陡然發憤。正如蘇季敝裘還鄉。不  
得不刺股揣摩。以圖卿相也。阿難既見如來頂禮

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此一恨字便

是獲法身之前。予向後悲淚痛責。皆從此恨流出。



故道人不可無此一恨也。從外入者爲多聞。從內出者爲道力。道力未全。多聞何益。於是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之果覺。必用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之因心。梵語奢摩他。此云止。梵語三摩。此云正定。或翻等持。梵語禪那。此云靜慮。此三者是大定之共名。而首楞嚴王。卽此三名之總目也。意謂此大定之名。我已熟聞。但不曾悟。不曾修。不曾證。不得其用。故爲魔力攝持。不能自脫。始信多聞無益於已。然我雖蒙如來授記作佛。若不

修因。終難得果。十方如來。悉由此三。得成正覺。不知如來最初用何方。便何由而得開悟。何由而得證入也。於是復有恒沙菩薩等。俱願樂聞。退坐默然。承佛聖旨。○按佛下。答奢摩他者。蓋取本具不動搖。不生滅。周圓之心。開解照了爲義。卽正因佛性。畧兼了因。爲奢摩他體。乃性具卽定之慧也。三摩提者。蓋卽攝前開解性定。而契入之。行起解絕。寂定爲義。卽正因佛性。畧兼緣因。爲三摩提體。是性具卽慧之定也。禪那者。蓋卽於契入之後。深位

之中。雙躡前之定慧。中中流入。歷位漸證。至於究竟爲義。亦卽於正因佛性。畧兼緣了二因爲禪那體。乃性具雙融之定慧也。當知三名下。各有寂初方便。如摩奢他中。以悟見是心爲初方便。而以了識非心爲寂初方便。三摩提中。以反聞自性爲初方便。以入道場爲寂初方便。禪那中。以十信爲初方便。以乾慧地爲寂初方便。是則見道一分爲奢摩他。修道一分爲奢摩他。證道一分爲奢摩他。今經三處。顯然各有單標三名。遵佛明言。判佛文

義。不易之定論也。○正脉懸示云。三者決定不用天台止觀。以見道一分。原是如來開示衆生本有真心。性具妙定。始自眼根拈出。展轉通貫萬法。仍令圓悟萬有。總一如來藏性。顯其未及加修。而人入早先具此楞嚴妙體。但惟教其悟明此之性。海以爲後文圓通入處而已。本不會立觀門。教修習也。而諸家曹然。強安三觀。則是前文全說修門。何阿難又有華屋之喻哉。當知斯經所以大異於衆典者。正以其指心在根。斯定之所以大異於諸定

者由說自性本定也。若謂前文是說修門。全障性定。且有礙後耳門妙修。全無用處矣。故知阿難所請奢摩他等。乃是大定之共名。又於奢摩他上。加一妙字。正簡不妙。良以諸乘皆言定。不簡則濫彼諸定故也。是則自性本定。不取修定明矣。諸師於未指耳門之前。預立三觀。以雜亂人心。譬如國王將有事於東征。遣一使臣。宣傳勅命。召集諸將。宣示廟謨。使臣妄傳諸將。速往西征。久之。王問諸將何以不至。使臣對以彼日傳命。西征久矣。王大震

怒深怪使臣。錯傳此命。此亦如是。佛欲專令人修耳根圓通。如王將有事於東征也。乃先開其妙解。令悟根性。以爲圓通入處。如王先欲宣示廟算神謀。以決東征之勝也。註家於未說圓通之前。輒立三觀。令其修習。如使臣妄傳王命。指東爲西也。嗟今沿習既久。業楞嚴者。無不搜索三觀。但是借經爲敲門瓦子。而正惟發明天台止觀而已。畢竟令觀意獨明。而經意障盡。何迷綱支離。一至於此哉。○鍾疏云。奢摩他。常翻寂靜。三摩。翻觀照。禪那。



翻寂照不二。請詞冠以妙字。乃妙奢摩佗。妙三摩。妙禪那也。妙則舉一卽三矣。故後文或單說三摩。直以三摩爲大定也。或單舉奢摩佗。例亦如是。舊解分配天台三止觀。而正脉駁之。致天台後裔操戈不已。予謂楞嚴時未有天台。縱使義合。止可取以爲證。豈可徑以天台作楞嚴正解也。

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

阿難旣請大定。爲成佛之因矣。世尊卽當答之如

何是奢摩他。如何是三摩。如何是禪那。不如是答。而反詰其最初發心者何。若蓋妙之一字。是如來自證法門。向人輕吐不得。且阿難正當初發憤時。又不可卽施峻厲法藥。故先逆探其病源。而安慰之曰。汝我同氣。情均天倫。非他人可比。夫他人請問。亦必盡情吐露。豈有天倫同氣。而反不盡情向汝道者哉。但汝問我成道。初方便。我邦問汝出家。初發心。夫世間至恩至愛。莫如父母。而汝當初發心於我法中。有何所見。頓將深恩重愛。一時

割捨而投我出家乎。先德云。末後牢關不離最初一句。故阿難如是問。世尊亦如是答之。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麤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靜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剝落。

此初陳衆生知見也。阿難承問。而白佛言。如來問我。我見何勝相乎。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琉璃。我常自思維。此相非是世間欲

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麤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安得發生三十二相之勝淨。琉璃映徹之妙明。而同紫金光聚乎。以我見相合我思維。生渴仰心。是以頓捨恩愛。而從佛剝落也。阿難被世尊一問。將底蘊盡情吐出。却被三十二相一時換却眼睛。豈知能見所見。皆屬依他。盡是虛妄耶。又從見相處。用心思惟。分淨分染。生愛生憎。厭麤濁而欣淨明。皆是識心分別計度。夫染相不忘。故爲魔轉。淨相不忘。又爲佛轉。雖魔佛有異。淨穢差殊。無非知見立

知總是合塵皆覺而已。○此中所說見相是三細中之轉現。思惟卽六麤也。爲一經之發脈。故下文先破六麤。次顯三細。次顯如來藏心。次第紬繹。方見深旨也。○三細者卽根本無明之惑也。一業相卽從真起妄初動之相也。二見相見初動之相也。亦名轉相。謂依初動之業識轉成能見之相也。三境界相亦名現相。由前轉相則境界妄現也。六麤者一智相二相續相三執取相四計名字相五起業相六業繫苦相也。又三細者一自證分二見分

三相分也

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

此雙標真妄爲一經之綱宗也。如來見阿難說見相說思惟討得欄柄在手。遂姑縱之曰善哉阿難汝見三十二相便能割愛出家。豈非世間決烈大丈夫事。何善如之。第此一念厭染愛淨。正是衆生知見正從發潤二種無明流出。生死相續皆由於



此汝等當知。一切三界衆生。從無始劫來。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相續不絕。非有他故。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統此一心。在紛擾而不變異。曰常在生滅而無去來。曰住在幻妄而不爛壞。曰真在萬法而不動搖。曰性在污濁而不染。曰淨在欲氣而不昏。曰明汝等有此心體。勝淨妙明。本周法界而不知。反認如來勝淨妙明形體。映徹之相。以爲奇特。而生渴仰。非妄想而何。由汝日日所用者。皆用此妄想。此想不是汝之常住真心。是汝生死根。

本汝乃錯用此心。認賊爲子。故有生。死輪轉耳。如說云。阿難。募佛妙定。而此妙定。非識心所修。必須先悟此識。非心。別求真心。故下文由淺入深。漸次開示。自此至卷末。總是破妄顯真。然有畢竟破者。如說鑛石非金。破盡不用也。有不畢竟破者。如說鑛中有金。欲其銷出真金。因顯而破也。經中於識。全破其妄。譬說鑛石非金也。于根多顯其真。少破其妄。譬說鑛中有金。不可離鑛而覓金也。于陰入處界。一一妄破顯真。則鑛不能混金矣。于七大。

全顯其真。則純金而非鑰矣。

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眞發明性。應當直心。誦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由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此勉其直心。答問也。汝旣欲研究無上菩提。眞欲發明自性。應當直心吐露於我。有疑直問。有問直答。不得半吞半吐。藏頭露尾。若爾便成委曲相矣。彼十方如來同一道故。由離生死。皆以直心。內心旣直。外言亦直。心言旣直。內外一如。如是乃至終

於妙覺。始於乾慧。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則一死可以直起。妙莊嚴海。可以直入矣。○淨明經云。直心是道場。先德云。擬心思量。早是曲了。臺山婆子。見人問路。便云。慕直去。若有一毫委曲。便落衆生知見。卽遭枝岐。下文云。狂心自歇。歇卽菩薩。此直路也。不成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外道天魔者。此曲路也。

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爲愛樂。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

死  
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

此細審衆生知見也尊者索頭已在世尊手裡故  
捨定見相發心重翻問端曰阿難我今問汝當汝  
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時將甚麼物去見生渴  
仰時又是誰去愛樂尊者若向此處識得誰何二  
字一生參學事畢爭奈不分緇素信口答云如是  
觀見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  
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而投佛出家耳豈知目即

眼根心卽意識眼見心知便是衆生知見生死根  
本耶此承見相發心出心目二字以爲談經之  
柄下文重重開示不遇翻衆生知見爲佛知見耳  
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眞所愛樂因於心目若不識知  
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爲賊所侵  
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咎  
我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

此細審衆生知見所生處也由阿難認定見者是  
眼愛者是心不知生死顛倒正坐於此故世尊就



上一撥。鞠其所起之處。乃告阿難。汝既認愛樂三十二相者是心。見三十二相者是目。便當識此心目所在。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染污之塵。擾亂之勞。且汝認心認目。已着賊了。譬如國被賊侵。發兵討除。要先知賊所依之處。然後塞其去路。絕其資糧。搗其巢穴。斬其首級。則邊境肅清。烽烟自息。今使汝流轉生死。不由外物。元是自已家親作祟。自劫家寶。若欲以奢摩他。禪兵除之。必先知其處所。我今問汝。唯汝能知之心。與能見之

目。今何所在乎。由尊者病根深厚。故世尊將其病源一一審究明白。方始對症發藥也。○雖心目雙舉。而意惟破心。非心目並破也。緣此雙徵。微意難知。以致諸家誤謂破心之後。次當破目。遂將顯見之旨。盡成破見之宗。千載迷根。實基於是。豈知根識元不相離。而眼中見性。卽是菩提真本。亦卽奢摩他體。衆生日用不知。但惟認識爲心。隨識輪轉。甚可哀憐。故佛雙舉。以觀阿難。取何爲心。阿難果但以見爲眼。而終取愛樂爲心。于是極破非心之

後所指妙明之心。依舊卽此能見之性而已。豈有他哉。○鍾云。經文明言使汝輪轉。心目爲咎。故問惟心與目。今何所在。則如來所徵之心。乃賊也。非心也。妄心也。非真心也。旣謂之賊。則宜不知所在。如人爲盜所劫。豈能知盜之所往所在。而爲之巡緝乎。阿難此時。若真知妄心爲賊。則自然答以不知所在。而直請真心矣。惟其受用妄心。極力護庇。見如來指之爲賊。口雖不言。心却不信。歷歷指其七處所在。若云旣有所在。豈可遽謂之賊乎。觀後

文云。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又云。現以緣心。免所瞻仰。則曲護妄心。認賊爲子之本情。乃始招出佛歷言。無有是處。而後文直斥云。此非汝心。正言此心之爲賊。而非子。不必求其所在也。若是常住真心。則在七處亦可。不在七處亦可。無在而無不在。亦可矣。舊解不曰破心。而曰徵心。謂三如來藏。亦不能加於七處之外。是以所徵者。卽爲常住真心也。似是之言。叛經不小。○賀云。七處破心。猶云七處破識。非謂此識果有一定處所。阿難不

知而佛獨知之也。正以此識本無處所。眾生迷爲有處。故隨執隨破。節節欲其悟。此識本無處所。而令其疑此妄識耳。

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此是尊者初呈槍法。執心在內也。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二生中。除了無色。以其空散而無身相。又除無想。以其土木而無心相。其餘十種異

生。有身心相者。同將識心。居在身內。且我縱觀如來明淨修廣如青蓮花瓣之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肉眼粗浮之根。日雜色香味觸之四塵者。祇在我面。是則自聖至凡。莫非眼在外。而心在內矣。我寧不知如是識心。實居我身之內乎。尊者雖是伶俐。齒旁若無人。殊不知腦門已是着地。卽今三尺童子。試問其心。卽以手指胸。而曰在內者。此由父母胎中受形之始。吸取赤白二滴爲身。便有此執。不待教而自能。謂之俱生無明。亦謂之堅固妄



想。故牢執此身。爲心之宅舍。若瓶鷄井蛙。終不能出。更不知身反在於心中。若大海之一漚也。故尊者亦同此計。若使尊者向心目所在一間處。識得地頭。便與世尊把手共行。優游覺海。安得復有下文種種妄執耶。○只此一計。凡一切衆生。所以囚繫胎獄。桎梏肉身。乃至三塗汨沒。受無量苦。展轉不能自脫者。皆由於此。世間邪師。猶言身爲房舍。心是主人。甚可痛哉。○鍾云。心在身內。乃一切衆生尋常所執。所謂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

決定惑爲色身之內是也。餘六但因佛一時破奪。逼成轉計耳。

佛告阿難。汝今現在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衆。如是外望方矚林園。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

尊者執心在內。以爲必然。如壯士鼓氣。上冲牛斗。

天尊是一切智人。洞見肺腑。不與分文析句。展疏  
牒科。就將目前淺近易了之事。以反詰之。令他親  
口答出。無處躲閃。然後用法窟法爪。生擒活捉。故  
先審定內外之境。告阿難言。汝今現坐如來講堂。  
觀祇陀林。今何在。阿難答云。世尊。此大重閣清  
淨講堂。在給孤園。若祇陀林。實在堂外。堂在林中。  
林在堂外。則內外之境定矣。次復審定先後之見。  
問云。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答云。世尊。我在堂  
中。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外望。方囑園林。先見

內。而後見外。則先後之見。無容紊矣。次復審其見  
外之因。問云。阿難。汝囑園林。因何有見。答云。世尊。  
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因戶牖  
開豁。而得見外。則見非無因矣。世尊三問尊者。三  
答。一一皆落世尊繼續中。向下卽用其語。以破之。  
所謂執子之矛。刺子之盾也。○世尊七處。多以見  
發難端。亦含見性是心。非眼之意。

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  
及諸大眾。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

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阿難頂禮  
伏受慈旨

此先示大定之體爲開佛知見之根本也阿難始  
問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世尊反詰其最  
初發心驗其知見是真是妄而阿難果用識心取  
著有相可見之如來却迷自己無相可見之真佛  
如來復詰其緣三十二相時將誰見而將誰愛樂  
尊者荅以目見而心樂如來復徵心目所起之處  
尊者確然執定此心在色身之內至此則阿難賊

身已露賊物現存無隱諱處今欲進而破之爾時  
世尊在大衆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以示慈愍攝  
受之意告示阿難及諸大衆有三摩提名大佛頂  
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  
路汝今諦聽意謂此大佛頂周徧含容無法不具  
無行不圓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見見爲菩薩父  
爲諸佛母卽我三十二相皆是此中所現影像云  
何反認此在色身之內耶今汝欲研無上菩提開  
佛知見要先識此無見頂相則不奢摩而自成奢



摩不三摩而自成三摩。不禪那而自成禪那。謂之真如三昧。亦名一行三昧。又謂之首楞嚴王。諸三昧中最爲尊上。菩薩得此三昧。則萬行具足。念念可以證真常。頭頭可以到究竟。十方如來依此一門。超出妙莊嚴果海。不遭枝岐。更無委曲。又何患畜聞之過誤。道力之不全耶。于是阿難頂禮。伏受慈音。○問。此中不標奢摩禪那。而獨標三摩提者。何故。答。此三摩提。卽下文所指大陀羅門。諸三摩提妙修行路也。奢摩由此而悟。禪那由此而證。故

曰。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以除此一門。別無修行之路。卽古觀音如來。亦曰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也。○三摩提。此云等持。既是諸定共名。亦是全定總號。不比阿難所請三名中之三摩提。彼是總中之別也。大佛頂等方。是此定不共之號。一經所說全爲此定。隨便寄居於此耳。○鍾云。阿難啓請大定。佛先破其緣心。此是首次破心。問答未竟。急示以有三摩提云云。蓋以鎮壓其乍復之魂。安慰其初問之意。如窮子見父。先告以家寶。使預知衣食。

有地。驚定氣平。然後徐徐推問。以終七破之文。後  
詳大定。非惟心腸甚慈。抑亦語次甚妙。一有字可  
想。如云汝所請三摩提。已有在此。不須忙也。一門  
超出妙莊嚴路。與一門深入相應。一門深入。因也。  
一門超出。果也。由大定趨入。故謂之路也。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  
亦有衆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阿難荅言。  
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阿難汝亦  
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

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心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  
外物。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誠合  
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內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  
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

此破心不在內也。佛又重伸問難。而告阿難。如汝  
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然後遠矚園林。亦有衆  
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先見堂外者乎。阿難荅言。  
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而能見林泉者。未之有也。佛  
言。阿難。今汝所計。即是在堂不見如來。而能外見

林泉者矣。何以故。若汝靈知之心。在六根門頭。明不昧。了了常知。而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身內之物矣。可有衆生。先見身中腑臟。而後方觀外物者乎。夫心肝脾胃。身中之最深者。容許不見可也。至於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身中之膚淺者。誠合明了矣。如何深淺。都不知道。若汝心靈。必不能內知。云何又能知外耶。不內知而知外。此與在堂不見如來。而能外見林泉者何異。吾于必不內知。而知此心決定不在身內矣。是

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只此一破。有緣者。卽當驚悟絕倒。非佛妙典。何常聞於他書。有說心不在身中者乎。奇哉。真獅子吼也。○心肝脾胃。深處也。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較淺。然總屬身中之物。

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衆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義必明。



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  
此第二執心在外也。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今悟知我心果不在內。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請以燈喻。譬如燈光。若是然于室中。則是燈必能先照室內。而從其室門。後及庭際。漸次照去。亦猶心居身內。必先見內。而後見外也。今一切衆生。既不見身中。而獨見身外矣。是則亦如燈光居在室外。則不能照室也。是義決然明白。將無所疑惑。而同佛了義之談。得無謬妄耶。

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阿難荅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比丘。雖阿羅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衆飽。

世尊是大手宗匠。左來左轉。右來右轉。這邊那邊。無可不可。在內在外。皆可掃除。亦將一喻相誦。所謂投桃報李。得馬還牛也。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於室羅筏城。循乞形段之食。及歸祇陀林。我已宿齋矣。汝觀此比丘。當一人食時。可使諸人

盡飽不阿難荅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比丘。雖皆是阿羅漢。子縛雖盡。果縛尚存。不能合衆入爲一體。安能一人食。而令衆人飽也。

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不自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荅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此正破心不在外也。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

心實在身外者。夫身心相外。則彼此了不相干。故應心所知者。身不能覺。身所覺者。心不能知。如阿羅漢之軀命不同。彼不飽。此不飽。彼矣。我今示汝兜羅綿細香霜色之手。汝眼見時。心分別。是手否。阿難荅言。如是世尊。我眼見時。心分別也。佛告阿難。眼見是身之知。心分別是心之知。二知同時。曾無兩體。與阿羅漢之分。彼分此者不同。卽此相知。云何乃判。心在身外耶。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阿難點個紙燈。與世

尊相見却。被世尊一吹頓滅矣。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當在一處。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裡。猶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卽分別。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爲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

此第三計潛根也。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

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在身外。內外不礙。我今思惟。當在一處。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殆潛伏眼根裡。子猶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眼根隨見。隨卽分別。今以琉璃喻眼。以眼喻心。琉璃合眼。而不礙眼。見與眼分別。如眼根合心。而不礙心。見與心分別也。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而見外者。豈無故哉。既已在根。根非在內。宜乎其不見內也。既潛根內。根如琉璃。宜乎其



屬外而無障礙也。是則只一潛根。而從前二義俱無繆矣。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伏根內。如琉璃合。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裡。如琉璃合。無有是處。

此正破心不潛根也。世尊將錯就錯而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時只見山河。亦見琉璃。否阿難言。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時。實見琉璃也。佛乃破之云。汝心爲眼根所合。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喻中眼見山河。亦見琉璃。法中既是心見山河。亦應見眼矣。而云何不見哉。若使心能見眼。眼即反爲心家所緣之境。不是能生之根。則汝所計彼根隨見。隨即分別。義不得成。是犯自語相違之過矣。若

使心不見眼。眼何故。又見琉璃。又犯法喻不齊之過矣。如是則二俱不成。云何汝計潛伏根內。如琉璃合。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裡。如琉璃合。無有是處。阿難捧出琉璃椀子。與世尊鬪。富又被世尊碎成蓋粉矣。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身。腑臟在中。竅穴居外。有臟則暗。有竅則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爲見內。是義云何。此第四雙計。內外也。初計在內。佛以不見臟腑爲

破。次計在外。復招身心相離之難。又計潛根。且乎琉璃籠眼之喻。阿難乃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之身。臟腑在中。竅穴居外。良以有臟則暗。有竅則明。今我對佛。由有竅則明。故開眼見明。卽應見外。不必責其身心相外矣。由有臟則暗。故閉眼見暗。卽同見內。不必要見心肝脾胃矣。內外若成。又非獨潛根裡。如此。則可免前三者之過矣。然不知此義當與不當。蓋因三次負墮。故未敢自信也。○鍾云。由有竅則明。故開眼見明。由有

臟則暗。故合眼見暗。見明卽名見外。見暗卽名見內。雖內外並列。乃借見外形見內。仍歸最初在內之執。故佛下文唯破見內耳。

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內。若成內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暗室中。皆汝焦腑。若不對者。云何成見。

此破見暗名見內也。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此暗

相若與眼對。則此暗相在汝眼前。云何成得閉眼見暗。名爲見內。若許眼前之暗。卽是內之臟腑。卽當不須合眼。但居暗室中。無日月燈光之處。此眼前之暗。卽是汝之三焦六腑矣。然豈有此理哉。若此暗相不與眼對。云何眼前又見黑暗。如是則眼與暗相對。與不對。皆不成內矣。

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合眼見暗。名爲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若在虛空。自非汝體。



卽今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覺  
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卽汝一身應成兩佛  
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  
且汝言見暗爲見內者得無曰所對之暗不是外  
對身外之暗乃是內對身中臟腑之暗耶若離外  
見內對所成卽是眼能反觀矣既能反觀卽當合  
眼開眼二俱能之可也今合眼見暗獨能返觀身  
中當開眼見明何不返見其面乎若開眼時既不  
能返觀已面則合眼時亦不能返觀身中而內對

不成矣若謂開眼見明之時亦能見面則此了知  
心及與眼根皆在虛空中矣汝本計心仍在內又  
何成在內耶且心眼旣在虛空則應虛空卽是汝  
體汝身反不是汝體矣汝若執言離體見面不妨  
仍是自體卽當如來亦離汝體亦見汝面亦應是  
汝之身耶且汝心眼旣在虛空已有覺知則汝此  
身應無知覺必汝執言身自有覺空中之眼亦自  
有知則汝一身應有二知一在虛空一在已身旣  
有二知則汝一身應成兩佛有是理乎是故應知

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單結見內。足見此計同在內矣。要知計內。計外。計潛根。與雙計內外。亦未常不是。但阿難執跡生情。故問處。句句成病。世尊隨方解縛。故答處。句句成藥。古德云。會得則死句皆成活句。會不得活句皆成死句。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神奇。實無定法。此上四計。皆因世尊云。何知外一句。鈎動阿難。故尊者捨一執一。所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向後三計。知見已窮。復牽引世尊所說性相深義。引蔓抽條。妄生計度。不

知是則總是。非則總非也。

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維卽思維體實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

此第五計心在隨所合處也。阿難言前此皆我之臆見也。我常聞於佛矣。佛昔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維世尊所說心法相生。卽此能思維者實我心性。此心隨與那一法合。卽隨那一法生。何必定在內外及與中

問三處乎。不知世尊所謂心法相生。正謂心法皆從業識變起。同時妄有如兩束蘆。互相依倚。離心無法。離法無心。非謂心能生法。法能生心也。尊者繆認心法相生。故計隨合隨生。先引世尊所說者爲證據。欲以杜如來之口。豈知如來渾身是劍。觸之卽死。毫不留情哉。○阿難亦非謂心必有體。正謂心無體。而能合卽心之所在。下文正辯有合者必有體。無體則不能合。無合則無所在也。佛告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

心隨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不然。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復外入。若復內出。還見身中。若從外來。先合見面。

此正破心不隨合也。佛告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則隨有。所謂合者。如蓋合函。必彼此有體。然後可合。今汝思惟之心。元是浮想。實無自體。既無自體。則無合處。若謂無體而能合者。則於十八界外。更加一界。于六塵外。更加



一塵是皆無體虛名。同于龜毛兔角。憑何義以論合乎。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從外入。若有出入。必有內外。既有內外。便合見內見外。復蹈前非。豈能隨合而隨生乎。隨合隨有。奔逸昏擾。何異野燒。乃猶認作真心。曲盡世人迷態。

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爲見非義。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

阿難一聞見內見面之語。反生疑難。意謂眼可名見。心可名知。見者是眼。心知非眼。今以心爲見。恐不合義。佛破之云。見者眼也。能見者心也。今且以汝喻心。以門喻眼。門雖通見。須有門內之汝。而後有見。若謂眼能自見者。設如汝在室中。卽同無汝。而門能自見否乎。是知眼雖通見。亦須眼處有心。而後有見。若無有心。而眼豈能見乎。必謂徒眼能見者。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矣。若見物者。又不名死矣。是則徒眼不見。可見知見皆屬于心。

矣。豈可妄分見屬於眼乎。

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爲復一體。爲有多體。今在汝身爲復徧體。爲不徧體。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支時。四支應覺。若咸覺者。捏應無在。若捏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爲汝。若徧體者。同前所捏。若不徧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是故應知。隨所念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

夫法有定相。心無定體。正如水上葫蘆。按着便轉。

日中寶石。色無定形。安有定體哉。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者。我且問汝。爲復一體。爲有多體。一體者。四肢共一心體也。多體者。四肢各一心體也。又汝心今在汝身。爲復徧體。爲不徧體。徧體者。一心滿于四肢也。不徧者。心不滿于四肢也。若四肢共一心體者。則應拔一毛而群毛皆動。觸一肢而渾身咸覺矣。若渾身咸覺。則捏又應無定在。若捏有定所。則又不成一體矣。若多體者。則又成多人。以一人惟有一心。多心卽成多人。以多

人而各分一心。各分一體。此多體之中。何體爲汝也。若徧體者。同前捏一肢。而四肢咸覺矣。若不徧者。當汝觸頭。而并觸其足。若頭知而足不知。可名不徧。今汝却又不然。觸頭頭知。觸足足知。可云不徧乎。然則心體非一。非多。非徧。非不徧。元無定體。旣無定體。則不隨有定之法。合可知矣。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阿難將個東瓜。印子賣弄聰明。又被世尊撇向大洋海底去矣。○鍾云。非一體。非多體。非徧體。非不徧體。總是無體無。

體安得有合。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外不相知。不字當是。又字誤之。

此第六計中間也。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真實本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內者。不在根也。不在外者。不



在塵也。如我思惟第一計中。內無所見。第二計中。外又相知。內無知。故明不在內。身心相知。明不在外。以外之相知。復內之無見。不內不外。意者此心當在根塵兩極之中間乎。不知世尊所言不在內。外者。正言心無定在。非謂心在中間也。纔喚作中。卽有定在矣。○妄心無體。則不在。真心周徧。則無所不在。不滯一處。原是三不在。阿難引二缺中。以立已論。合佛旨也。

佛言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中何

爲在爲復在處爲當在身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若在處者爲有所表爲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

此審定在身。在境以兩破其中。俱無在也。佛言汝謂心在中間者。中必確然不迷。而非無所在矣。今汝自推所謂中者。中爲何在。爲復在身外之處乎。爲當在身乎。若在身者。便有中邊二義。在邊則不得爲中。在中則同前在內。應當見內矣。若在處者。

如修房舍。必立標竿。以表中位。今爲有所表。爲無所表乎。無表則無中矣。表則中無定在矣。如人以表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旣混。則心寧有一定之中。而不雜亂乎。是則在身。在處。皆不得成中矣。

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如世尊言。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爲心在。阿難又言。我所說中。非此在身。在處二種也。如世尊所說。眼色爲緣。生於眼識。夫眼者。根也。色者。塵

也。眼有分別。則屬內根。色塵無知。則屬外境。根塵內外相對。而識生其中。間作用分別。豈不爲心在之處乎。○阿難所引。是佛相宗。隨順世間之談。不了義也。且世尊之意。以眼色二種。爲生識之緣。非謂眼色卽能生識也。以識自有能生種子故。且根境二法。皆是色種。豈有色種而生心現行哉。且謂眼有分別。亦是錯解。殊不知眼能照境。識能分別。而眼實無分別。故下文云。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于中。次第標指。此其證也。○鍾云。以

眼對色。則色爲無知。以心對眼。則眼又爲無知矣。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爲復兼二爲不兼二。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爲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卽無體性。中何爲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

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者。此之心體爲兼根塵二者。如父母合而共生子耶。爲不兼二者。如不因父母而自生子耶。夫塵卽物也。根卽體也。若兼二者。則根塵混合。物體雜亂。物非有知。體是有知。半

有知。半無知。對敵而立。墮成二邊。豈得爲中乎。若兼二不成者。則此心體既非根之有知。又非塵之不知。體性尚無。中爲何相乎。是則兼與不兼。皆不得成中矣。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阿難將箇不着邊際。破沙盆。呈似世尊。又擊碎矣。○兼二者。雙挾根塵而生其中也。不兼二者。兩離根塵而孤然中立也。或泥此之心體體字。遂以物體體字作心體。非是。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



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  
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着  
名之爲心則我無着名爲心不

此第七計無着也世尊在般若會中談無着真宗  
不在內外中間正言心無處所無處住心不應復  
有所着尊者錯解佛意乃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  
與大目連等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此覺知分  
別心性不內不外不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着名  
之爲心我今將心不去着在一切法上如此可得

名爲心不殊不知將心不着早是着也故先德云  
喚作如如早是變也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  
頭角生○問曰佛之徵處本顯無處今已無處何  
須又破耶答曰佛之徵處因顯無處佛顯無處令  
悟無體今認無着卽爲心體是雖無處而執有體  
所以破也○鍾云三不在卽無着而以無着名心  
又着于無着矣

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  
水陸飛行諸所物象名爲一切汝不着者爲在爲無

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着有不着者不可名無  
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着是故應知  
一切無着名覺知心無有是處

世尊向開口不得處就與一撥云阿難汝言覺知  
分別心性俱無在者而計一切無着爲心所謂一  
切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是也汝之不  
着是汝之心本有處所而不着一切法耶抑亦本  
無處所而不着一切法耶若汝心本無處所而自  
然不着此心則同龜毛兔角之本無云何更添不

着乎若汝心本有處所而不去着一切法者則是  
汝心去了箇着又多箇不着安能名爲無着哉所  
以然者着從相起若汝果無心相是真無心決無  
有着若非真無心則定有心相既有心相定有所  
在決定有着云何而說一切無着乎極而言之不  
惟有相不可名無着卽無相亦不可名無着以纔  
說無相卽墮有相故也是故應知一切無着各覺  
知心無有是處阿難將箇沒着落死貓頭呈似世  
尊又被世尊擲向他方世界了也○法身無在而

無乎不在。前六番計心在內在外。雙計潛根。隨合中間。是以心爲有在也。故世尊皆以無在破之。及至第七。又計心爲無在。故世尊以相有則在破之。雖是一期破執。實顯無在無不在之旨。先德所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是也。大佛頂首楞嚴王。於此具見。卽至後文。離一切相。卽一切法。離卽離非。是卽非卽處。雖是極力形容。三如來藏。亦不能加於七處之外。智者於七處剖明一經大義。思過半矣。○七番破處。只是破自生他生。共生與

無因生。如在內潛根。雙計內外。皆是計自生。在外隨合是他生。中間一計是根境共生。無着一計是無因生。又隨所合處。是執一切相生。無着一計是執離一切相生。潛根是執相宗增上緣中間。是執相宗增上所緣緣。無着是執性宗無相甚深義。據此七問。足見尊者聖着滿肚皮佛法。世尊七番逐破。不過就其執處。與他解粘去縛耳。先德云。佛法裏迷却多少人。世法裏悟却多少人。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七番問處。節節有頓挫。如云如是



識心實居身內。只一實字。見其意氣揚揚。旁若無人。如虎生三日。有食牛之氣。第二番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雖是強項。觀得耶二字。亦少屈矣。至第三番。則曰。如我思惟。如我者。謂以己意度之。理或如此。其志又稍降矣。第四番。則云。是義云何。言不知。是與不是。未敢斷以爲必然也。至第五番。卽思惟體實我心性。由執聖言爲證。故復開強口。又曰。實也。至第六番。當在中間。言據我所見。或當如此。當字覺卽當已。甚至第七番。則我無着。名爲心下。

不者。疑而未定之辭。阿難至此。委靡不振矣。所謂壯心一起。春江怒濤。銳志一銷。秋霜敗葉。此經無論意趣深奧。卽譯人之筆。潤色之手。亦若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並入神化。淵乎妙哉。○七處皆非。則妄情已盡。而世人計心之住處者。不出於此。至此。則平日所恃以爲心者。杳無住處。可根究矣。然詳此七番。確定成處者。惟四處而已。謂一內。二外。二根裏。及第六根塵之中是也。第四還在內。第五乃無定處。第七並處亦無也。此密示妄識無處。

下文乃顯何妄識非心也。○鍾疏云。須記前云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降伏塵勞。又云維心與目。今何所在。是故七徵但破其所在。所在既破。賊無逃處。下破能推之心。正擒賊耳。○圓通疏云。七徵之處。最堅銳難攻者。在手首尾。蓋在內久爲世人所守。而無着。又爲學佛初機所宗也。○七處破心竟。

爾時阿難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

雖今出家。猶恃嬌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不能。折伏娑毘羅咒。爲彼所轉。溺於婦舍。當由不知實際。所請惟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諸闍提。黎彌戾車。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諸大衆。傾渴翹佇。欽聞示誨。

阿難被世尊七縱七擒。至此弓折箭盡。納欵輸誠。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倍於他人。今雖出家。猶恃嬌憐。良因蒙愛恃憐。不肯進。

修。反謔多聞。以爲實證。未得無漏。不能折伏娑毘  
羅咒。而爲彼所轉。溺於娑舍。當由不知真心實際。  
是我所當造詣之處。所以不得無漏者。由此爲魔  
所轉者。亦由此也。惟願世尊。大慈哀愍。分明指出  
此心的在何處。開示我等奢摩他大定之路。使有  
所遵循而往。不致惑于他岐。且令諸信不具者。皆  
能生信。而壞壞其惡見焉。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  
諸大衆。傾渴翹佇。欽聞示誨。○前請奢摩他三摩  
禪那。今止請示奢摩他路。可見奢摩他三。總是大

定之共名。任舉其一。卽該其二。而與三觀無涉矣。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  
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  
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  
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此放光默示也。世尊將欲破六識。以顯六根。故先  
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表諸智  
將現也。普佛世界。六種震動。表衆識將破也。如是  
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表覆蔽將開也。佛之威



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表分隔將合也。其世界中  
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表流轉  
將息也。由衆生有此本光。昧而不知。分爲根塵識  
三。於器世間。不能超越。若能內瑩發光。根塵識三  
應時銷落。見聞通隣。合開成就。故以此瑞先示之。  
果能了茲光瑞。則菩提涅槃。元清淨體。不動步而  
得矣。○鍾疏云。不與他說。且與他看。若遇宗門明  
眼人。便直下領當矣。

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

如惡。又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  
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  
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砂。欲成嘉饌。縱經塵劫  
終不可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  
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  
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  
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  
諸趣。

此下將前性淨明體。用諸妄想。復開二種根本。爲

一經之綱宗也。佛告阿難。一切衆生。泛爾凡夫。不知修行者。從無始來。迷此覺心。忽起無明。種種顛倒。由此無明。轉成業識。造種種業。熏成種子。名爲業種。種必有果。子子相生。則輪轉生死。無有休息。故惑業苦三。生必同條。如惡又果。生必三子。一聚不知修行者如此。又有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背大心而證小果者。及成外道。外正道而趣邪道者。以及諸天。修十善而欣樂果者。魔王及魔眷屬。耽欲境而亂正修者。是

等皆由不知真妄二途。二種根本。認妄爲真。獨修於妄。盲修暗鍊。認砂爲米。猶欲煮砂成饌。縱經塵劫之遠。其能得手。錯亂修行者。又如此。乃吾所謂二種根本者。云何爲二。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此由最初迷一法界。不覺心起。而有其念。故曰無始。如晴勞華現。睡熟夢生。本無緣起之由。非有定生之處。皆是妄念。非他外緣。從此而成細微業識。次起轉相。轉作能見。後起現相。現外境界。由此三種細識。復生智相。相續執取。計名四種麤識。於是

執內執外攀此緣。念念不停。無暫止息。起惑造業。輪轉生死。此生死本。卽汝現今與諸衆生。用此東攀西緣之心。以爲自性者。卽是別成聲聞緣覺。天魔外道七趣之根本也。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此清淨體。卽汝今者現前第八微細精想。名爲識精。本來具足。元明一真法界。不爲生死所染。不爲涅槃所淨。不爲無明所迷。不爲菩提所覺者。然此元明清淨體。雖不與妄染相應。由不守自性。隨緣而生種種妄想。東攀西緣。一切衆生。但

認此種種攀緣妄想。以爲心性。而反將元明清淨之體。棄而不顧。卽此棄而不顧者。是菩提涅槃之根本也。夫此識精元明衆生本有。體偏十方。用彌沙界。非諸趣所能牢籠。但由諸衆生。遺此本明日用不知。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故諸趣本不當入。而甘受輪迴。豈不枉屈哉。○識精元明者。六根所具。圓湛不生滅性。識精乃其總名。本爲一體。若應六根。而列別名。當是見聞嗅嘗覺知六精也。五卷云。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



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驗知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決指六根中見聞等精。所以破識之後。首卽顯見精爲妙明本心也。舊註全不達此。故迷爲破見耳。又復當知。後偈中陀那微細識。正此識精。然亦以識爲名者。乃是第八識海。非比前六虛妄無體矣。因是真修之本。所以修圓通中。直選耳根聞性。亦此識精。而斯經始終要用。所以迥異於諸經者。由此根性以爲之根本也。諸緣者。前六轉識也。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

而轉生。是知前六。皆此識海所生。諸浪故虛妄也。緣所遺者。言前六能遍緣一切。而獨於本生識海。自緣不及。如眼所起見。能遍見一切。而自不見眼也。縱使悟時。須一念不生。方能默契。六識若動。體卽隱矣。故學人不捨緣心。畢竟如生盲不見性也。由其執認緣心。必遺元明。故曰緣所遺也。○賀云。識精元明者。取識精內本來妙明之體。非卽以識精爲元清淨體也。專言識精。便屬阿黎耶識。專言明。猶是識陰邊際。故加一元字。見非因明立所之。

明也。遺此本明。正與元明相應。圓通疏云。所生諸緣。卽第六識。能生識精。卽第八識。按七處破心。妄想已伏。緣心欲逝。何不直指真心。使歸如來藏性。而以識精。元明爲不生滅心耶。蓋曰精。曰元明。本與如來藏心無異。惟一落識中。故不直曰精。而曰識精。識中有精。故又曰識精。而不但謂之識。識去精存。則全體如來藏性矣。不可分之爲二。亦不得違合爲一。其下手工夫。全在第四卷以後。旋妄伏真。入流亡所等處。蓋旋妄伏元。除去八識真中一

分之妄。以終前文舉示識精元明之義。然後于十信之前。得無生忍。爲因地心。歷五十五位。眞菩提路。生滅旣滅。寂滅現前。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非惟見性無可指陳。卽如來藏亦屬強名矣。此真大佛頂。眞密因。眞了義。眞首楞嚴也。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卽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爲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

同將眼見

此舉拳驗見也。佛告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  
出生死。而詣真際。故我爲汝指出兩條大路。一  
分明。不知現今從何路去。今復問汝。卽時如來舉  
金色臂。屈五輪指。而語阿難言。汝今見否。所謂撥  
出中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金也。阿難不解。向  
未舉拳時。薦取其實。而答曰。見。世尊就上一撥云。  
汝何所見。爛泥中有刺。阿難當面差過。却云。我見  
如來屈指爲光明拳。耀我心目也。只是認得拳頭。

世尊赤心片。更與一錘云。汝將誰見。阿難根鈍  
頭迷。重重蹉過。依舊道箇我與大衆同將眼見。所  
謂昔年行處。半步不移也。溫陵云。金拳舉處。直下  
要識本明塵相未除。依舊認賊爲子。

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爲光明拳。耀汝心目。  
汝目可見。以何爲心。當我拳耀。阿難言。如來現今徵  
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卽能推者。我將爲心。佛  
言。咄。阿難。此非汝心。

此重徵出妄心而破之也。世尊見尊者語不相投。



遂拈轉話頭。別行一路。云。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爲  
光明拳。耀汝心目。縱許汝目可見。汝將何物爲心。  
以當我拳之光耀乎。所謂口裡雖黃。舌端利劍。爭  
奈尊者依舊刻畫無塩。唐突西子。復認能推以爲  
心性。乃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  
逐。卽能推者。我將以爲心耳。所謂好箇阿師。又恁  
麼去也。不知此心如鏡裡之形。無體而全。因外現  
似水中之月。不實而徧。現空輪認此爲真。迷之甚  
矣。世尊見阿難頭頭不薦。乃奮師子踞地之威。振

聲一喝。云。咄。此非汝心。易所謂擊蒙。利用刑人。用  
脫桎梏也。當爾時。若是黃檗德山。臨濟巖頭。也須  
耳聾三日。故宗鏡云。阿難執此妄心。世尊所以訶  
斥二祖。求此妄心了不可得。初祖於是傳衣。前七  
番破處。是搗賊之竄穴。此番訶斥。是斬賊之首級  
也。○鍾云。能推之心。所謂攀援心也。前七破破處。  
此非汝心。直破心矣。

阿難巖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  
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惑汝真性。由汝無始

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  
此直指妄心本名也阿難被世尊一喝果然措手  
不及構副不上直得瓦解冰銷七花八裂於是嬰  
然驚懼避座合掌起立而白佛云此非我心當名  
何等世尊見阿難驚疑不定卽收機云阿難此心  
是因現前所對六塵虛妄相上所起名曰妄想由  
此妄想惑亂汝之真性豈可認此以爲心乎由汝  
無始至今誤認爲心如認賊爲子反將常住真心  
棄而不顧故枉受生死輪轉無窮耳○阿難旣聞

非心索要本名前塵虛妄相想直指本名以答也  
○顯○訶○妄○識○非○心○已○竟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  
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徧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  
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  
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  
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  
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衆無不疑惑惟垂大慈開  
示未悟

此戀妄不捨而驚疑也。世尊一片婆心。翻成鈍置。阿難乃白佛言。我固佛之寵弟。因我心愛樂佛。故所以出家。是令我出家者。我之心也。然我之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徧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是此心可以爲善矣。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是此心可以爲惡矣。作善作惡。許多功能。皆是此心。若如此番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之人也。哉。無心卽同于土木矣。何則。以離此知覺之心。更無

別有心也。而云何如來說此非心耶。大有逕庭。不近人情。我實驚怖。兼此大衆。天上人間。凡外權小。無不說此爲心。今聞此說。無不疑惑。亦不得不怖。不得不疑矣。惟願世尊。垂大慈悲。開示我與大衆之未悟也。殊不知作善作惡者。原屬發業無明。名曰妄想。不思善。不思惡者。却是尊者本來面目。棄本有而不知。戀妄想而不捨。亦獨何與。先德云。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秤匱許多頭角。成龍去。螃蟹依然努眼睛。尊者之謂與。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

此曲示真心有體以釋無心土木之疑也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其心入於無生法忍住此忍者於三界內外不見有少法生不見有少

法滅。起情離見當體真妙。卽無善無惡之心體也。卽一切事究竟堅固也。於師子座摩阿難頂當其執妄爲真。則振威喝之。及其矍然生怖。復摩頂慰之。所謂有時鐵裹綿團。有時綿包鐵石。假喚假喜。能放能收也。旣摩其頂而告之言。汝不聞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乎。衆生迷惑。妄謂萬物各有從生。而不知一真心體。隨緣變現。若無一心。卽無諸法。所由來久矣。極諸法所生。至於一切因果。凡聖權實。大而世界小。而微塵。旣唯心所現。則亦

因心成體。謂心無體者。必諸法無體而後可。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是有形之最細者。苟詰其根元。則咸有體性矣。縱令虛空。是無形之最巨者。雖無體性。亦有名貌。既有名貌。則亦有體矣。可見有情無情。若大若小之物。無不有體。何況清淨無垢妙淨不染湛寂本明之心。與一切法爲性之心。而反自無體乎。蓋一切之法。皆是真心海中。所現影像。所現之物。尚皆有體。而能現之心。反自無體。必不然矣。是則真心必定有體。

汝但執彼妄心。故迷此真體。豈真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乎。○賀云。無生法忍者。了法無生。忍耐于心也。諸經八地。證無生忍。華嚴等覺後。方名無生忍。此經未入十信。卽獲無生忍。所謂理須頓悟也。○鍾云。忍字。非着力之謂。已是如如不動矣。細玩大定。與究竟堅固。皆具足此忍字之中。金剛經得成于忍。卽此忍也。

若汝執恡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卽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者。

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  
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勅汝執爲非心  
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真汝心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  
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變滅  
其誰修證無生法忍

此令尊者揣摩能推是妄以去其戀妄之心也佛  
又言若汝堅執不捨此能分別有覺觀了知不昧  
之性而必以爲汝真心者此心卽應離諸一切色

香味觸等諸塵事業而別有無滲無漏完全之體

性矣色香味觸四以該六也諸塵卽六塵也事業猶云塵事塵業也下文浮根四塵本此

如汝今者在座承聽我法此聽法心是亦因我說

法音聲而起分別是滲漏心非完全體豈得爲真

哉不但汝今尚有六識現行分別不名爲真縱汝

將此見聞覺知六識現行種子一切滅盡成阿羅

漢君寧見聞覺知者以四攝六令鯨背爲一覺也若使內守幽閑耽寂滅

樂不肯放捨卽此守幽閑者尚屬意根意與法對

猶是法塵與分別相爲影現但是光影了無實事



而不得爲真矣。况今現種未空。乃欲認此以爲真乎。正脉云。一切權乘有出入之定。皆是微細分別。蓋全以憑伏細分別心。持彼寂境。一不分別。寂境卽失。名曰出定。楞卽我今日亦非強汝定。執此嚴大定。豈有是乎。卽以爲非心。但汝將此分別覺觀。微細揣摩。是有是無。是真。是妄。若離前塵。而有分別性者。卽真。汝心矣。若分別性。離塵無體者。斯則前塵分別影事。而非真。汝心矣。今汝所執分別覺觀。皆是因塵而有。全託諸塵。而現分別之影。塵非常住。倏變倏滅。若變滅時。心豈能存。如形滅而影自亡。此心豈不

同於龜毛兔角乎。心旣隨塵而滅。則汝法身亦隨灰斷。更將何物爲因地心。而證此無生法忍。耶。知有生有滅者。爲緣塵之妄心。則知無生無滅者。乃常住之真心矣。○鍾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法塵與意根對。所謂第六識也。此經所謂外道等錯亂修習。由認八識未真。其學問受用。自第六識止。或認聚緣奔逸。昏擾擾相。如阿難所稱能推之心。以爲虛靈不昧。或認內守幽閑。及九次第定。以爲靜定。所謂諸修行人。

不成無上菩提病根正在于此。○蓮師曰。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意此中卽空劫以前自己也。旣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覺知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曰法塵分別者何也。蓋意者根也。法者塵也。根與塵對。順境感而喜與樂發焉。逆境感而怒與哀發焉。是意根分別法塵也。未發則塵未交于外。根未起于內。寂然不動。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固法塵之粗分。

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真實也。謂之幽閒。幽特勝顯。開特勝闕而已。空劫以前自己。尚隔遠在。

卽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是故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

此結破所執妄心也。卽時阿難與諸大眾聞佛開示。將平目倚恃爲心者。一旦杳無體性。無可跟尋。

而又未審何者爲心。如人失其所寶之物。欲戀不能。欲捨不得。乃默然自失。世尊見其廉纖搭滯。故又極口痛斥。而告阿難。世間三果以前。諸修學人。現前雖成四禪。四空。滅受想。九次第定。在小乘法中。前八位所成。第九無漏聖位所成。得九定者。宜乎超生死。證涅槃。得羅漢果矣。乃不得漏盡。成阿羅漢者。皆由戀着滅定。不肯放捨。卽此滅定。猶爲影事。卽此戀着。猶然妄想。由彼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法性。故雖修而不得成真正阿羅漢。况

汝滅定未修。幽閒未守。且執前塵虛妄想。誤爲真實。而不肯捨。故雖一向多聞。道力未全。而不得成聖果也。○前云守者。抱定而不移。此云執者。固持而不捨。守字。執字。皆病也。除却守字。便非影事。除却執字。便是真實矣。又前文云。一切衆生。生生相續。皆由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仍結歸前判。世尊兩番作苦切語。深錐痛劄。皆是徹底爲人。要令尊者捨妄識。而覓真心耳。○小乘法中。旣判第九爲無漏聖位矣。又云不得漏盡。成阿羅



漢者當知彼所謂無漏聖位。皆一時權許誘進而已。法華云。汝當觀察籌量。所謂涅槃非真實也。既非真涅槃。豈名真漏盡乎。故長水謂十地爲漏盡阿羅漢。無可疑也。又小教許四果皆聖。阿難已登初果。而謂非聖。豈破初而獨存于四乎。決定以十地方爲分證之聖果矣。蓋此經中以三賢四加尚名世間也。○四禪四空。及滅受想。名爲九定。此內守幽閒之極功也。猶爲法塵影事。故不成聖果。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非但指外道六識攀援者。

言并二乘認識精爲元明。而業識未破者。亦在其  
中矣。○斥破所執妄心。以開奢摩他路竟。

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  
自我從佛發心出家侍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  
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  
雖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窮子捨父逝逝今日乃知  
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  
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惟願  
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

此正請開示佛知佛是也。凡悟深者而後發悲。或悟妄而悲久苦。或悟真而悲久失。阿難聞佛語已。始悟能推之心是妄。於是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以來。持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是我天倫。必然惠我三昧正受。豈知彼此身心。本不相代。正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替代不得。今聞訶斥。則知如來毫不容情。將我一片希望之心。全落空處。顧我一向以來。誤認妄心。失我本心。身雖出家。實未曾

有入頭處。何異身處膏腴。不能自潤。而反向外奔馳。如窮子捨父逃逝。從人乞食者乎。今日乃知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雖有多聞。若不修行。終無所益。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以膏餅不堪充饑也。世尊我等今者見思二惑未盡。阿難初果而思惑未盡也。則爲煩惱障所纏。取境法愛未空。則爲所知障所纏。既不能斷煩惱而證人空。又不能斷所知而證法空。纏此二障。不能自脫者。良由不知不動搖無生滅。又寂又常之心性。而執此妄想。誤爲

眞實故也。惟願如來哀我無法味資神之窮。無法  
衣蔽體之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由我雖有妙心。  
一向隱覆。不識好惡。誤認能推。以爲眞實。願世尊  
發其覆而出之。我雖有道眼。一向矇蔽。不分皂白。  
但認肉眼。以爲能見。願世尊刮其翳而開之。當知  
此請。比前破處之後。所求之意。迥別。前云溺於嬌  
舍。當由不知眞際所請。是尚以妄識爲眞心。責已  
不知眞處。但惟求處而已。今云二障所纏。良由不  
知寂常心性。方始責已不知眞心。而別求眞心矣。

○賀云。妙明心。卽如如理。道眼。卽如如智。發者。發  
其藏也。開者。開其光也。心眼二字。暗應上文唯心  
與目今何所在。

卽時如來從胸卍字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  
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時周徧徧灌。十方所有寶刹  
諸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衆。告阿難言。我今爲汝  
建大法幢。亦令一切衆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

淨眼。

淨明心上當  
脫一妙字

此先默示光相。而後許說也。卽時如來從胸卍字。



涌出寶光。正顯佛知佛見。要從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非枯妄所發之光也。其光晃昱。有百千色。顯萬德之所成就也。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時周徧。徧灌十方所有寶刹。諸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衆。顯有情無情。及與聖凡。總在平等光中流出也。于是告阿難言。汝自性法幢。墮地已久。我今爲汝建立。使不復傾頽。亦令十方一切衆生。獲微妙密性。妙淨明心。蓋法界真理。但惟一體。自其本寂。而言謂之性。自其本覺而言謂之心。性以微

密故妙。心以淨明故妙也。此所謂如如理也。得清淨眼。前者妄心全體緣塵。故不清淨。此眼遠離分別。背塵不干。稱理而周法界。故名清淨。所謂如如智也。阿難求寂常心性。而佛許以微妙密性。求妙明心。而許以妙淨明心。求開道眼。而許以得清淨眼。亦請許相應矣。○賀云。前度放光。表破妄之相。此處放光。表顯真之相。心眼二字。應阿難所乞心。眼。獲字。應上發字。得字。應上開字。○舊註自此以下。總謂破妄見。遂令學者不敢直認見體爲心。違

佛立言本旨。莫此爲甚。不知此經最殊勝處。全在破識心而不用。取根性爲因心。良以用識用根。乃權實兩教之所由分。用識而修者。塵劫不成。菩提從根而入者。彈指可超無學。若要決定成菩提。決定證涅槃。惟須直取根性爲因地心。而後可圓成。果地覺也。舊註救起識心。反言破見。豈肯也哉。蓋此根中之性。卽第八根本識。所謂識精元明。緣所遺者。此識據法相宗。則有三位。自凡位至七地名。黎耶識。此云藏識。自八地至等覺。名異熟識。佛位。

名陀那識。此云執持而今所顯者。正惟凡夫分上。黎耶實體。後文偈首稱陀那細識。舉勝稱揚也。其體全是真心。而其無明。雖具無明。而衆生分上。捨此別無真體。非比妄心無體非真也。特以權小惟認前六識心。以爲勝用。至於六根。一向目爲色法。總攝無記。故于修行分中。不知不用。常如遺失。所謂衆生遺此本明也。今佛於破妄之後。應當機之懇求。急欲其捨彼識心。認此根性。若不先以極顯其真。何以使其決定取此新悟。而捨彼舊執乎。是

以雖有二種顛倒見妄。姑帶之。而且不遠破。直至十番頭後。方乃一番破除。非惟顛多破少。而破處亦如脫衣露體。不同前之破全無體也。又六根中性。雖同一陀那細識。而最便於目前開示者。莫過於眼根中見性。故唯從此顯發。而餘可例知。然此見性。所以別于眼識者。但取照色之時。一如鏡中無別分析。卽是見性。起念分別。卽屬於識。聞等例。此可見祖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最爲格言。學者當細心甄別之也。○鍾云。此下重重辨論舊科。

十番破見近改顯見。似不若顯真之穩。然真心實于見性中顯之。雖謂之顯見可也。

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阿難言。由佛全體。闍浮檀金。施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此第一番指見是心也。前已斥緣心是妄。今欲顯能見是真。故拈前見性疊典三問。以詳審之。云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而有。又我



之手。云何成拳。汝之大根。將誰爲見。阿難荅言。由佛全體。如閻浮檀金色。赤燄如寶山。此不從欲愛所生。是從無量功德清淨所生。拳之光明。因此而有也。佛問將誰爲見。而我現前。實用眼觀。佛問云。何成拳。我見如來五輪指端。屈握示人。以成此拳。相蓋依舊。認肉眼爲能見矣。○衆生。沿劫迷已爲物。但謂見性全屬肉眼。無上勝性。反成劣相。今欲當機決定。捨彼識心。認此見性。故須巧示。令知此見非眼。全不係眼。而爲有無。判然有離眼之體。是

故但悟此見。非關肉眼。則豁同虛空。無礙無邊。所謂常住妙明。不動周圓。無窮妙義。從此而漸顯矣。○賀云。汝將誰見四字。世尊已三問矣。初云。將何所見。阿難荅言。由目觀見。次云。汝將誰見。阿難又荅。以同將眼見。可謂辜負婆心。所以不卽破者。因阿難迷執方堅。未可驟語。故頭番且窮其妄心。所在二番。且破其妄心。無體。至此阿難自悲自悔。捨妄求真。然後重理前語。以汝將誰見四字。喚醒之。阿難不悟。仍執眼觀。于是重重辨劍。點出是心非

眼。從前公案一語了結矣。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阿難。言唯然。世尊。旣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

世尊見尊者。依然認眼爲見。就將赤手空拳。作個耀眼鏡子。以爲比例。而告阿難。如來今日不作虛謬。當實言以告汝。然言不盡意。譬以通之。諸有智

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也。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是拳全倚於手矣。若無汝眼。不成汝見。是見全倚於眼矣。以汝之眼根。例我之拳理。其義是同。是別。均齊不乎。阿難。只解順水推船。不解逆風使舵。遂順口答言。唯然。世尊。旣無我眼。不成我見。猶之旣無佛手。不成佛拳也。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適相類矣。其答如此。豈知將箇寂常心性。例成斷滅知見哉。

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無手人拳。

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論  
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眼前唯  
見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  
佛告阿難汝言眼根拳理事義相類是義不然何  
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矣彼無眼者特無眼耳  
非見全無也所以者何汝試於途就盲人而問之  
云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答汝云我今眼前唯見  
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觀黑暗即前塵也前塵自  
暗見前塵者自明而盲人之見何曾虧損哉此世

尊就凡夫肉團上指出一雙定乾坤眼輝天鑑地  
故知無明窟裡具有大光明藏所謂靈光獨耀迥  
脫根塵者豈同妄心離塵無體者乎  
阿難言諸盲眼前唯覩黑暗云何成見佛告阿難諸  
盲無眼唯覩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爲  
無有別如是世尊此暗中入與彼群盲二黑校量曾  
無有異

甚矣根識之難分也阿難一向將心眼認作兩物  
又不知眼根與燈光黑暗皆是見性增上緣一向



認緣失真。故一聞前塵自暗見何虧損之語。撒呆  
批痴。便不敢信。反申難云。諸盲眼前。一無所見。唯  
觀黑暗耳。云何亦名爲見乎。佛告阿難。諸盲無眼。  
唯觀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此二黑相。爲有別  
乎。爲無別乎。阿難言。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  
盲。二黑校量。無以異也。謂云。前大見。前小見。前暗見。  
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  
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  
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若燈見者。燈能有見。白不

名燈。又則燈觀。何關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  
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此例。明能見。屬心。而不屬眼也。佛言阿難。若無眼  
人在黑暗中。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而名  
眼見者。彼暗中人。在黑暗中。忽得燈光。而見色者。  
亦應名爲燈見乎。若燈有見。燈卽是見。不應名燈。  
又則燈自觀耳。何關汝事。若眼有見。眼卽是見。不  
應名眼矣。是故當知燈爲增上。但能顯色。不能見  
色。其見色者。是眼而非是燈。則應例知眼爲增上。

但能顯色不能見色。如是見色之性是心而非是眼矣。尊者向來誤以爲二者世尊今日合而爲一。所謂離之則則兩傷。合之則雙美也。○問見性與心有何差別答此中見性卽是阿賴耶識見分。以在眼名見。故卽指見性是心也。由阿難一向但知見性是眼。不知見性是心。故反之曰是心非眼。是心二字與前非心相應。正謂前所斥能緣者非心。卽汝能見者是心。旣知能見者是心。卽知能見者非眼。此則向來心知眼見之執一言了當矣。所謂

一滴水墨兩處成龍也。○觀佛前訶妄識則曰非心。今薦見性則曰是心。明以應阿難真心之求。但令知其離彼肉眼。不藉明塵。別有全性。所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極顯其真。何嘗破其爲妄乎。○鍾云前阿眼識非心。此指見性是心。見性與眼識何別。照色之時。一如鏡中無別分折。卽是見性起念。分別卽屬于識矣。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六根性中。同一陀那細識。而最便開示。莫過于眼根中見性。故惟從此顯發。而餘可例知。○第一番指見是心。

竟。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已默然心未開悟猶莫如來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此第二番顯見不動也阿難雖復得聞是心非眼之言與諸大眾反覆研味口已默然然識鑽未開故不能領悟意謂我之所求因前緣心不寂不常非妙非明故別求寂常妙明之心今佛示我此見爲心雖知卽心不知此心亦具寂常妙明等義否耶是以猶莫如來慈音宣示而合掌清心以佇佛

之悲誨焉。先德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寔信然矣。

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誨勅阿難及諸大眾我初成道於鹿園中爲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衆言一切衆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

世尊雖以盲人矚暗見無虧損之語與彼發明妙心道眼而阿難久爲二障所纏沉湎濡首不得開悟故巧施方便却舉舊時驗過良方伴問弟子令



其同倫。旁通一線。所謂惜得自己。殃及他人也。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誨勅阿難。及諸大衆。我當初成道。在于鹿野中。爲阿若多阿鞞跋提。摩訶男。迦葉。五比丘等。及汝四衆。言一切衆生。所以不成大乘菩提。及小乘阿羅漢者。皆由客塵煩惱所誤。不知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以至今成聖果也。○按佛初轉法輪。當時所說客塵之喻。乃喻集諦。反顯主空。乃喻滅諦。但取能比之喻。不取所喻之法。以此中客塵。但喻身境。及緣身境之

心主空俱喻見性故耳。

時。僑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飯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佛言。如是。此陳那自陳悟處。所謂敲唱俱隨。接拍成令也。僑

陳那亦云。陳如。卽阿若多之性也。時陳那立起。白佛。我是如來最初弟子。今爲長老。在大衆中。獨得先解之名。憶我當初。因客塵二字。悟入。遂得成果。世尊。何謂客塵。譬如行客。投宿旅舍。或宿或食。事畢前去。又途途程。不暇安住。若實主人。日日在家。自無所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據陳那悟處。是以行客喻色身。以投宿喻旅泊三界。以或宿或食。喻大年小年。以不違安住。喻報盡則遷。由此身相遷流不住。故喻如行。

客。此悟妄身爲苦諦也。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屋隙之中。照見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據陳那。又以清暘升天。喻破分別身見。初得智慧日也。以光入隙中。發明塵相。喻智慧日有一隙之明。始得照見八十一品微細思惑也。以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喻于亂思中。悟得空理也。此悟妄心爲集諦也。佛言如是。此但印其所說舊喻。動靜分明不混。欲以彰下文所不孰爲動者。同于客塵。孰

爲靜者。同于主空耳。○鍾云。見聞中。有動靜者。俱屬客塵。所以爲妄。卽前生死根本是也。見聞中無動靜者。卽是主空。所以爲真。卽前菩提涅槃元清靜體是也。

卽時如來於大衆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衆中。開合佛告阿難。汝見我手衆中。開合爲是我手。有開有合。爲復汝見有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衆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佛言。

世尊。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爲無住。佛言。如是。

此先以手驗見也。世尊見陳那答。出客塵主空二義。要令阿難因客悟主。因塵悟空。引他向開手合手處識取。卽時如來于大衆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而問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據實而答。我見輪掌衆中。開合。世尊就上一授云。汝見我手衆中。開合。爲是我之手。有開合。爲是汝之見。有開合。阿難信口便答。世尊寶手衆中。開合。我見如



來之手。自開自合。非我見性之有開合。當阿難端視佛時。而其見性。湛然盈滿於前。乃視如來之手。在此見性之中。開合不住。則佛手自同客塵。而阿難見性。何異主空。是則動靜二相。已顯然分明矣。世尊見其言中有嚮。故審之曰。誰動誰靜。令其自分動靜也。阿難荅云。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不見有靜。云何有動。蓋靜必因動而顯。如先時曾動。今始不動。方可說靜。今此見性。從來不動。設說其靜。尚爲不可。而有誰爲無住者。無住卽動也。可謂釣

畫江波錦鱗。始遇世尊。見阿難已知痛痒。便將寂常心性。坐在他身上。要令擔荷。故印之曰。如是許其所分外境爲動。見性不動。皆不謬也。○當知此中。但舉佛手爲一切外境之例。旣知佛手開合與此見性無干。則凡一切萬相。及諸世界。任其分亂動止。皆與見性無干矣。若人於萬相中。忽然覩見此不動之性。常恒不昧。何至爲境所奪。妙之至也。又宗家豎指伸拳。發明于人者。多密此意。令人自悟。但教家分明說透爲異耳。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卽時阿難  
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則又回首左盼  
佛告阿難汝頭今日因何搖動阿難言我見如來出  
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阿難汝盼佛  
光左右動頭爲汝頭動爲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而  
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爲搖動佛言如是  
此從疎至親又以頭驗見也外境動而見性不動  
人或易知自頭動而見性不動人實難辨良以世  
人認見是眼故頭搖眼轉宛似見性亦動故必以

頭驗之也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  
右卽時阿難迴首右盼又飛一光在左則又左盼  
乃審之云汝今日左顧右盼汝頭因何搖動如此  
尊者不孤所問荅云因見飛光左右故顧盼而頭  
動耳世尊婆心真切徹底爲人故復勘云汝盼光  
動頭爲汝頭動爲復見動阿難向没推托處盡力  
擔當重新荅出頭動而見不動所謂縱有千般草  
終無兩樣風也故世尊復印之曰如是意謂若知  
頭動而見不動亦是客塵主空之義也○旣知頭

動而見恒不動則凡此身性來千里萬里乃至恒沙世界死此生彼而此見性常如虛空無所動也若人悟此恒常不隨身轉則日用中行住坐臥皆在自性定中誌公云不起絲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者此也其與閉目想空自墮法塵之影者天淵懸絕矣又宗家從東過西乃至跳舞意亦顯此而迷者效之但弄精魂終不得旨也○世尊欲阿難知真心所在阿難重重迷悶若在世典中憤悱之極自當代爲啓發世尊雖反覆開引却不全

爲舉似待其自家托出而但以如是二字証之此所謂衣珠自覓也兩如是字正與七無有是處反應

於是如來普告大衆若復衆生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爲已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此雖寄責大衆實借大衆以成就阿難也世尊見



尊者解得主空不動之義。故在衆中激揚。所謂打草驚蛇。意謂我今如此。重重開示。可謂明了。若使更有衆生。尚以搖動者爲塵。不住者爲客。不能領會。不動之主空。汝等但觀阿難。在頭搖動處。悟得見無所動。手開合處。見得見無舒卷。卽今現前。已有樣在。云何汝等。但以動者爲身。而不解不動之主動者爲境。而不識寂然之空。抑且從始至終。但用念念攀緣。生滅搖動者爲心。而反遺不動之真性。真性卽指不動之見性也。豈非顛倒行事。而何所依爲心性。

者。既非是不動之真體。將見因差果謬。必招認物爲己之苦。而輪迴是身境之中。生死流轉不絕。然此流轉。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亦非人與。特自取而已。可不悲哉。○嘗謂纔學道者。便知覓主人。翁却乃多認攀緣不住之客。而不知目前朗然常住之見性。方是真主人。翁纔聞般若者。便說真空。却乃閉目懸想。搖動之法塵。而不知目前廓然不動之見性。正是真空。快哉法王之妙示。行人於此反覆體認。必有豁然大悟者矣。○認物爲己。便是受身。

着境之苦果。如凡夫妄說身爲我。境爲我所。身重而境輕。權小妄認能證之心爲我。亦身也。所證涅槃爲我所。亦境也。境重而身輕。圓覺云。乃至證法清淨涅槃。皆是我相。圭峯解云。凡夫所執我相。是迷識境。權聖所執我相。是迷智境。雖粗細不同。皆名認物爲已。用是觀之。權聖涅槃。尚是認物爲已。則凡夫身境。豈非認物爲已。其與一切精怪。依草附木。攬爲已身者。顛倒無異也。豈可不猛省而生厭患乎。○鍾云。搖動者名爲塵。不住者名爲客。阿

難頭自動。搖動者客也。塵也。是無劫也。如來手自開合。開合者客也。塵也。見無動也。不能妄入。明知動爲身。動爲境矣。却乃自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不動之真性。認物爲已。將已逐物。而自取生死流轉乎。蓋既知動是身境。便合了悟身境全是客塵。不應隨逐而失主空也。始終者遠則無始爲始。今生爲終。近則生爲始。死爲終。顛倒非惟世間事業也。種種修行。皆名顛倒。以其動執身境。靜依法塵。依法塵者。還同身境。曾不覺知本有不動之見性。

也是中者身境之中也。○策二番示見不動竟。

奉

佛弟子山西高平縣知縣劍門白良玉發心刻

第一卷計三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字工資

銀三十二兩三錢六分五釐

康熙六年十二月 日刻成夜貯妙喜庵





一ノ十五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